

韩诗外传

《韩诗外传》是一部记述中国古代史实、传闻的著作，共十卷，被认为是韩婴所作。

该作品由 360 条轶事、道德说教、伦理规范以及实际忠告等不同内容的杂编。一般每条都以一句恰当的《诗经》引文作结论，以支持政事或论辩中的观点，就其书与《诗经》联系的程度而论，它对《诗经》既不是注释，也不是阐发。

卷一

曾子仕于莒，得粟三秉，方是之时，曾子重其禄而轻其身；亲没之后，齐迎以相，楚迎以令尹，晋迎以上卿，方是之时，曾子重其身而轻其禄。怀其宝而迷其国者，不可与语仁；窘其身而约其亲者，不可与语孝；任重道远者，不择地而息；家贫亲老者，不择官而仕。故君子桥褐趋时，当务为急。传云：不逢时而仕，任事而敦其虑，为之使而不入其谋，贫焉故也。诗云：“夙夜在公，实命不同。”

传曰：夫行露之人许嫁矣，然而未往也，见一物不具，一礼不备，守节贞理，守死不往，君子以为得妇道之宜，故举而传之，扬而歌之，以绝无道之求，防污道之行乎！

诗曰：“虽速我讼，亦不尔从。”

孔子南游，适楚，至于阿谷之隧，有处子佩瑱而浣者。孔子曰：“彼妇人其可与言矣乎？”抽觴以授子贡，曰：“善为之辞，以观其语。”子贡曰：“吾、北鄙之人也，将南之楚，逢天之暑，思心潭潭，愿乞一饮，以表我心。”妇人对曰：“阿谷之隧，隐曲之泛，其水载清载浊，流而趋海，欲饮则饮，何问妇人乎？”受子贡觴，迎流而挹之，免然而弃之，促流而挹之，免然而溢之，坐、置之沙上，曰：“礼固不亲受。”子贡以告。孔子曰：“丘知之矣。”抽琴去其轸，以授子贡，曰：“善为之辞，以观其语。”子贡曰：“向子之言，穆如清风，不悖我语，和畅我心。于此有琴而无轸，愿借子以调其音。”妇人对曰：“吾，野鄙之人也，僻陋而无心，五音不知，安能调琴。”子贡以告。孔子曰：“丘知之矣。”抽絺纞五两，以授子贡，曰：“善为之辞，以观其语。”子贡曰：“吾、北鄙之人也，将南之楚。于此有絺纞五两，吾不敢以当子身，敢置之水浦。”妇人对曰：“

客之行，差迟乖人，分其资财，弃之野鄙。吾年甚少，何敢受子，子不早去，今窃有狂夫守之者矣。”诗曰：“南有乔木，不可休思。汉有游女，不可求思。”此之谓也。

哀公问孔子曰：“有智寿乎？”孔子曰：“然。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，自取之也：居处不理，饮食不节，劳过者，病共杀之。居下而好干上，嗜欲不厌，求索不止者，刑共杀之。少以敌众，弱以侮强，忿不量力者，兵共杀之。故有三死而非命者，自取之也。”诗云：“人而无仪，不死何为？”传曰：在天者、莫明乎日月，在地者、莫明于水火，在人者、莫明乎礼仪。故日月不高，则所照不远；水火不积，则光炎不博；礼义不加乎国家，则功名不白。故人之命在天，国之命在礼。君人者、降礼尊贤而王，重法爱民而霸，好利多诈而危，权谋倾覆而亡。诗曰：“人而无礼，胡不遄死？”

君子有辩善之度，以治气养性，则身后彭祖；修身自强，则名配尧禹；宜于时则达，厄于穷则处，信礼者也。凡用心之术，由礼则理达，不由礼则悖乱。饮食衣服，动静居处，由礼则知节，不由礼则垫陷生疾。容貌态度，进退移步，由礼则夷国。政无礼则不行，王事无礼则不成，国无礼则不宁，王无礼则死亡无日矣。诗曰：“人而无礼，胡不遄死？”

传曰：不仁之至忽其亲，不忠之至倍其君，不信之至欺其友。此三者、圣王之所杀而不赦也。诗曰：“人而无礼，不死何为？”

王子比干杀身以成其忠，柳下惠杀身以成其信，伯夷叔齐杀身以成其廉，此三子者，皆天下之通士也，岂不爱其身哉！为夫义之不立，名之不显，则士耻之，故杀身以遂其行。由是观之，卑贱贫穷，非士之耻也；天下举忠而士不与焉，举信而士不与焉，举廉而士不与焉，三者存乎身，名传于世，与日月并而息，天不能杀，地不能生，当桀纣之世不之能污也，然则非恶生而乐死也，恶富贵好贫贱也，由其理，尊贵及己而仕也不辞也。孔子曰：“富而可求，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。”故阨穷而不悯，劳辱而不苟，然后能有致也。诗曰：“我心匪石，不可转也，我心匪席，不可卷也。”此之谓也。

原宪居鲁，环堵之室，茨以蒿莱，蓬户瓮牖，桷桑而无枢，上漏下湿，匡坐而弦歌。子贡乘肥马，衣轻裘，中绀而表素，轩不容巷，而往见之。原宪楮冠黎杖而应门，正冠则纓绝，振襟则肘见，纳履则踵决。子贡曰：“嘻！先生何病也？”原宪仰而应之曰：“宪闻之：无财之谓贫，学而不能行之谓病。宪，贫也，非病也。若夫希世而行，比周而友，学以为人，教以为己，仁义之匿，车马之饰，衣裘之丽，宪不忍为之也。”子贡逡巡，面有惭色，不辞而去。原宪乃徐步曳杖，行歌商颂而反，声沦于天地，如出金石。天子不得而臣也，诸侯不得而友也。故养身者忘家，养志者忘身，身且不爰，孰能忝之。诗曰：“我心匪石，不可转也；我心匪席，不可卷也。”

传曰：所谓士者，虽不能尽备乎道术，必有由也；虽不能尽乎美者，必有处也。言不务多，务审所行而已，行既已尊之，言既已由之，若肌肤性命之不可易也。诗曰：“我心匪石，不可转也；我心匪席，不可卷也。”

传曰：君子洁其身而同者合焉，善其音而类者应焉。马鸣而马应之，牛鸣而牛应之，非知也，其势然也。故新沐者必弹冠，新浴者必振衣，莫能以己之皦皦，容人之混污然。诗曰：“我心匪鉴，不可以茹。”

荆伐陈，陈西门坏，因其降民使脩之，孔子过而不式。子贡执辔而问曰：“礼、过三人则下，二人则式。今陈之脩门者众矣，夫子不为式，何也？”孔子曰：“国亡而弗知，不智也；知而不争，非忠也；亡而不死，非勇也。脩门者虽众，不能行一于此，吾故弗式也。”诗曰：“忧心悄悄，愠于群校”小人成群，何足礼哉！

传曰：喜名者必多怨，好与者必多辱，唯灭迹于人，能随天地自然，为能胜理，而无爱名；名兴则道不用，道行则人无位矣。夫利为害本，而福为祸先，唯不求利者为无害，不求福者为无祸。诗曰：“不佞不求，何用不臧。”

传曰：聪者自闻，明者自见，聪明则仁爱着而廉耻分矣。故非道而行之，虽劳不至；非其有而求之，虽强不得。故智者不为非其事，廉者不求非其有，是以害远而名彰也。诗云：“不佞不求，何用不臧。”

传曰：安命养性者，不待积委而富；名号传乎世者，不待势位而显；德义畅乎中而无外求也。信哉！贤者之不以天下为名利者也。诗曰：“不佞不求，何用不臧。”

古者、天子左五钟，将出，则撞黄钟，而右五钟皆应之，马鸣中律，驾者有文，御者有数，立则磬折，拱则抱鼓，行步中规，折旋中矩，然后太师奏升车之乐，告出也。入则撞蕤宾，以治容貌，容貌得则颜色齐，颜色齐则肌肤安，蕤宾有声，鹄震马鸣，及介之虫，无不延颈以听，在内者皆玉色，在外者皆金声，然后少师奏升堂之乐，即席告入也。此言音乐有和，物类相感，同声相应之义也。诗云：“钟鼓乐之。”此之谓也。

枯鱼衔索，几何不蠹！二亲之寿，忽如过隙；树木欲茂，霜露不凋使；贤士欲成其名，二亲不待。家贫亲老，不择官而仕。诗曰：“虽则如毁，父母孔迯。”此之谓也。

孔子曰：“君子有三忧：弗知，可无忧与！知而不学，可无忧与！学而不行，可无忧与？”诗曰：“未见君子，忧心惓惓。”

鲁公甫文伯死，其母不哭也。季孙闻之，曰：“公甫文伯之母、贞女也。子死不哭，必有方矣。”使人问焉。对曰：“昔、是子也，吾使之事仲尼，仲尼去鲁，送之，不出鲁郊，赠之，不与家珍。并不见士之视者；死、不见士之流泪者；死之日，宫女纒经而从者，十人。此不足于士，而有余于妇人也。吾是以不哭也。”诗曰：“乃如之人兮，德音无良”。

传曰：天地有合，则生气有精矣；阴阳消息，则变化有时矣；时得则治，时失则乱。故人生而不具者五：目无见，不能食，不能行，不能言，不能施化。三月微的，而后能见；七月而生齿，而后能食；二年鬣就，而后能行；三年脑合，而后能言；十六精通，而后能施化。阴阳相反，阴以阳变，阳以阴变。故男、八月生齿，八岁而齠齿，十六而精化小通。女、七月生齿，七岁而齠齿，十四而精化小通。是故阳以阴变，阴以阳变。故不肖者、精化始具，而生气感动，触情纵欲，反施化，是以年寿亟夭，而性不长也。诗曰：“乃如之人兮，怀婚姻也，太无信也，不知命也。”贤者不然，精气真溢，而后伤时不可过也。不见道端，乃陈情欲，以歌道义。诗曰：“静女其姝，俟我乎城隅，爱而不见，搔首踟蹰。瞻彼日月，悠悠我思，道之云远，曷云能来。”急时辞也，是故称之日月也。

楚白公之难，有仕之善者，辞其母，将死君。其母曰：“弃母而死君，可乎？”曰：

“闻事君者、内其禄而外其身。今之所以养母者，君之禄也，请往死之。”比至朝，三废车中。其仆曰：“子惧、何不反也？”曰：“惧、吾私也，死君、吾公也。吾闻君子不以私害公。”遂死之。君子闻之曰：“好义哉！必济矣夫！”诗云：“深则厉，浅则揭。”此之谓也。

晋灵公之时，宋人杀昭公。赵宣子请师于灵公而救之。灵公曰：“非晋国之急也。”宣子曰：“不然。夫大者天地，其次君臣，所以为顺也。今杀其君，所以反天地、逆人道也，天必加灾焉。晋为盟主而不救，天罚惧及矣。诗云：‘凡民有丧，匍匐救之。’而况国君乎！”于是灵公乃与师而从之。宋人闻之，俨然感说，而晋国日昌，何则？以其诛逆存顺。诗曰：“凡民有丧，匍匐救之。”赵宣子之谓也。

传曰：水浊则鱼喁，令苛则民乱，城削则崩，岸削则陂。故吴起削刑而车裂，商鞅峻法而支解。治国者譬若乎张琴然，大弦急，则小弦绝矣。故急辔御者、非千里之御也。有声之声，不过百里，无声之声，延及四海。故禄过其功者削，名过其实者损，情行合名，祸福不虚至矣。诗云：“何其处也？必有与也。何其久也？必有以也。”故惟其无为，能长生久视，而无累于物矣。

传曰：衣服容貌者，所以说目也，应对言语者、所以说耳也，好恶去就者、所以说心也。故君子衣服中，容貌得，则民之目悦矣；言语逊，应对给，则民之耳悦矣；就仁去不仁，则民之心悦矣。三者存乎身，虽不在位，谓之素行。故中心存善而日新之，虽独居而乐，德充而形。诗曰：何其处也？必有与也。何其久也？必有以也。”

仁道有四：礻为下。有圣仁者，有智仁者、有德仁者，有礻仁者。上知天，能用其时；下知地，能用其财；中知人，能安乐之；是圣仁者也。上亦知天，能用其时；下知地、能用其财；中知人，能使人肆之；是智仁也。宽而容众，百姓信之；道所以至，弗辱以时；是德仁者也。廉洁直方，疾乱不治、恶邪不匡；虽居乡里，若坐涂炭；命入朝廷，如赴汤火；非其民、不使，非其食、弗尝；疾乱世而轻死，弗顾弟兄，以法度之，比于不祥，是礻仁者也。传曰：山锐则不高，水径则不深，仁礻则其德不厚，志与天地拟者、其人不祥，是伯夷、叔齐、卞随、介子推、原宪、鲍焦、袁旌目、申徒狄之行也，其所受天命之度，适至是而亡，弗能改也，虽枯槁弗舍也。诗云：“亦已焉哉！天实为之，谓之何哉？礻仁虽下，然圣人不废者、匡民隐括，有在是中者也。

申徒狄非其世，将自投于河。崔嘉闻而止之，曰：“吾闻圣人仁士之于天地之间也，民之父母也，今为儒雅之故，不救溺人，可乎？”申徒狄曰：“不然。桀杀矣龙逢、纣杀王子比干，而亡天下。吴杀子胥，陈杀泄冶、而灭其国。故亡国残家，非无圣智也，不用故也。”遂抱石而沉于河。君子闻之，曰：“廉矣！如仁欤？则吾未之见也。”诗曰：“天实为之，谓之何哉！”

鲍焦衣弊肤见，挈畚持蔬，遇子贡于道。子贡曰：“吾子何以至于此也？”鲍焦曰：

“天下之遗德教者、众矣，吾何以不至于此也！吾闻之：世不己知而行之不已者、爽行也；上不己用而干之不止者、是毁廉也。行爽毁廉，然且弗舍，惑于利者也。”子贡曰：“吾闻之：非其世者、不生其利；污其君者、不履其土。非其世而持其蔬，诗曰：‘溥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。’此谁有之哉？”鲍焦曰：“于戏！吾闻贤者重进而轻退，廉者易愧而轻死。”于是弃其蔬而立槁于洛水之上。君子闻之，曰：“廉夫！刚哉！夫山锐则不高，水径则不深，行礻者德不厚，志与天地拟者，其为人不祥。鲍焦

可谓不祥矣！其节度浅深，适至于是矣！诗云：“亦已焉哉！天实为之，谓之何哉！”

昔者、周道之盛，邵伯在朝，有司请营邵以居。邵伯曰：“嗟！以吾一身，而劳百姓，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。”于是，出而就蒸庶于阡陌陇亩之间，而听断焉。邵伯暴处远野，庐于树下，百姓大悦，耕桑者倍力以劝，于是岁大稔，民给家足。其后在位者骄奢，不恤元元，税赋繁数，百姓困乏，耕桑失时。于是诗人见召伯之所休息树下，美而歌之。诗曰：“蔽芾甘棠，勿剪勿伐，召伯所茇。”此之谓也。

卷二

楚庄王围宋，有七日之粮，曰：“尽此而不克，将去而归。”于是使司马子反乘闲而窥宋城，宋使华元乘闲而应之。子反曰：“子之国何若矣？”华元曰：“惫矣！易子而食之，析骸而炊之。”子反曰：“嘻！甚矣惫。虽然，吾闻围者之国，箝马而抹之，使肥者应客。今何吾子之情也？”华元曰：“吾闻君子见人之困则矜之，小人见人之困则幸之。吾望见吾子似于君子，是以情也。”子反曰：“诺。子其勉之矣！吾军有七日粮尔。”子反告庄王，庄王曰：“若何？”子反曰：“惫矣！易子而食之，析骸而爨之。”庄王曰：“嘻！甚矣惫。今得此而归尔。”子反曰：“不可。吾已告之矣，曰：军亦有七日粮尔。”庄王怒曰：“吾使子视之，子曷为而告之？”子反曰：“区区之宋，犹有不欺之臣，何以楚国而无乎？吾是以告之也。”庄王曰：“虽然，吾子今得此而归尔。”子反曰：“王请处此，臣请归耳。”王曰：“子去我而归，吾孰与处乎此？吾将从子而归。”遂师而归。君子善其平已也，华元以诚告子反，得以解围，全二国之命。诗云：“彼姝者子，何以告之。”君子善其以诚相告也。

鲁监门之女婴相从绩，中夜而泣涕。其偶曰：“何谓而泣也？”婴曰：“吾闻卫世子不肖，所以泣也。”其偶曰：“卫世子不肖，诸侯之忧也，子曷为泣也？”婴曰：“吾闻之异乎子之言也。昔者、宋之桓司马得罪于宋君，出于鲁，其马佚而蹏吾园，而食吾园之葵，是岁、吾闻园人亡利之半。越王勾践起兵而攻吴，诸侯畏其威，鲁往献女，吾姊与焉，兄往视之，道畏而死。越兵威者、吴也，兄死者、我也。由是观之，祸与福相反也。今卫世子甚不肖，好兵，吾男弟三人，能无忧乎？”诗曰：“大夫跋涉，我心则忧。”是非类与乎！

高子问于孟子曰：“夫嫁娶者、非己所自亲也，卫女何以得编于诗也？”孟子曰：“有卫女之志则可，无卫女之志则担若伊尹于太甲，有伊尹之志则可，无伊尹之志则篡。夫道二：常之谓经，变之谓权，怀其常道，而挟其变权，乃得为贤。夫卫女、行中孝，虑中圣，权如之何？”诗曰：“既不我嘉，不能旋反。视尔不臧，我思不远。”

楚庄王听朝罢晏。樊姬下堂而迎之，曰：“何罢之晏也？得无饥倦乎？”庄王曰：“今日听忠贤之言，不知饥倦也。”樊姬曰：“王之所谓忠贤者，诸侯之客欤？中国之士欤？”庄王曰：“则沈令尹也。”樊姬掩口而笑。庄王曰：“姬之所笑，何也？”姬曰：“妾得于王，尚汤沐，执巾栉，振衽席，十有一年矣；然妾未尝不遣人之梁郑之间，求美女而进之于王也；与妾同列者、十人，贤于妾者、二人，妾岂不欲擅王之宠哉！不敢私愿蔽众美，欲王之多见则娱。今沈令尹相楚数年矣，未尝见进贤而退不肖也，又焉得为忠贤乎！”庄王旦朝，以樊姬之言告沈令尹，令尹避席而进孙叔敖。叔敖治楚，三年，而楚国霸。楚史援笔而书之于策，曰：“楚之霸，樊姬之力也。”诗曰：“百尔所思，不如我所之。”樊姬之谓也！

闵子骞始见于夫子，有菜色，后有刍豢之色。子贡问曰：“子始有菜色，今有刍豢之色，何也？”闵子曰：“吾出蒹葭之中，入夫子之门，夫子内切瑳以孝，外为之陈王法，心窃乐之；出见羽盖龙旗裘旃相随，心又乐之；二者相攻口中，而不能任，是以有菜色也。今被夫子之文寢深，又赖二三子切瑳而进之，内明于去就之义，出见羽盖龙旗旃裘相随，视之如坛土矣，是以有刍豢之色。”诗曰：“如切如瑳，如琢如磨。”

传曰：“雩而雨者，何也？”曰：“无何也，犹不雩而雨也。”“星坠木鸣，国人皆恐，何也？”“是天地之变，阴阳之化，物之罕至者也，怪之、可也，畏之，非也。夫日月之薄蚀，怪星之党见，风雨之不时，是无世而不尝有也，上明政平，是虽并至，无伤也；上闇政险，是虽无一，无益也。夫万物之有灾，人妖最可畏也。”曰：“

何谓人妖？”曰：“枯耕伤稼，枯耘伤岁，政险失民；田秽稼恶，余贵民饥，道有死人；寇盗并起，上下乖离，邻人相暴，对门相盗，礼义不脩；牛马相生，六畜作妖；臣下杀上，父子相疑，是谓人妖，是生于乱。”传曰：“天地之灾，隐而废也；万物之怪，书不说也。无用之变，不急之灾，弃而不治；若夫君臣之义，父子之亲，男女之别，切瑳而不舍也。”诗曰：“如切如瑳，如琢如磨。”

孔子曰：“口欲味，心欲佚，教之以仁；心欲兵，身恶劳，教之以恭；好辩论而畏惧，教之以勇；目好色，耳好声，教之以义。”易曰：“艮其限，列其夤，厉薰心。”诗曰：“吁嗟女兮，无与士耽。”皆防邪禁佚，调和心志。

高墙丰上激下，未必崩也；降雨兴，流潦至，则崩必先矣。草木根芟浅，未必撼也；飘风兴，暴雨坠，则撼必先矣。君子居是邦也，不崇仁义，尊贤臣，以理万物，未必亡也；一旦有非常之变，诸侯交争，人趋车驰，迫然祸至，乃始忧愁，干喉焦唇，仰天而叹，庶几乎望其安也，不亦晚乎！孔子曰：“不慎其前，而悔其后。”嗟乎！虽悔

无及矣。诗曰：“掇其泣矣，何嗟及矣。”

曾子曰：“君子有三言可贯而佩之：一曰：无内疏而外亲，二曰：身不善而怨他人，三曰：患至而后呼天。”子贡曰：“何也？”曾子曰：“内疏而外亲，不亦反乎！身不善而怨他人，不亦远乎！患至而后呼天，不亦晚乎！”诗曰：“憫其泣矣，何嗟及矣。”

夫霜雪雨露、杀生万物者也，天无事焉，犹之贵天也。执法厌文，治官治民者、有司也，君无事焉，犹之尊君也。夫辟土殖谷者、后稷也，决江流河者，禹也，听狱执中者，皋陶也，然而圣后者，尧也。故有道以御之，身虽无能也，必使能者为己用也；无道以御之，彼虽多能，犹将无益于存亡矣。诗曰：“执轡如组，两骖如舞。”贵能御也。

传曰：孔子云：“美哉！颜无父之御也。马知后有舆而轻之，知上有人而爱之，马亲其正，而爱其事，如使马能言，彼将必曰：‘乐哉！今日之驂也。’至于颜沦少衰矣，马知后有舆而轻之，知上有人而敬之，马亲其正，而敬其事，如使马能言，彼将必曰：

‘驂来！其人之使我也。’至于颜夷而衰矣，马知后有舆而重之，知上有人而畏之，马亲其正，而畏其事，如使马能言，彼将必曰：‘驂来！驂来！女不驂，彼将杀女。’故御马有法矣，御民有道矣，法得则马和而欢，道得则民安而集。诗曰：‘执轡如组，两骖如舞。’此之谓也。”

颜渊侍坐鲁定公于台，东野毕御马于台下。定公曰：“善哉！东野毕之御也。”颜渊曰：

“善则善矣！其马将佚矣。”定公不说，以告左右曰：“闻君子不谮人，君子亦谮人乎？”颜渊退，俄而、厩人以东野毕马佚闻矣。

。定公揭席而起，曰：“趣驾召颜渊。”颜渊至，定公曰：“乡寡人曰：‘善哉！东野毕之御也。’吾子曰：‘善则善矣！然则马将佚矣。’不识吾子以何知之？”颜渊曰：“臣以政知之。昔者舜工于使人，造父工于使马，舜不穷其民，造父不极其马，是以舜无佚民，造父无佚马。今东野毕之上车执辔，御体正矣，周旋步骤，朝礼毕矣，历险致远，马力殫矣，然犹策之不已，所以知佚也。”定公曰：“善。可少进。”颜渊曰：“兽穷则啮，鸟穷则啄，人穷则诈。自古及今，穷其下能不危者，未之有也。诗曰：‘执辔如组，两骖如舞。’善御之谓也。”定公曰：“寡人之过矣。”

崔杼弑庄公，合士大夫盟，盟者皆脱剑而入，言不疾，措血至者死，所杀者十余人，次及晏子，奉杯血，仰天而叹曰：“恶乎！崔杼将为无道，而杀其君。”于是盟者皆视之。崔杼谓晏子曰：“子与我，吾将与子分国；子不与，我杀子。直兵将推之，曲兵将钩之。吾愿子之图之也。”晏子曰：“留以利而倍其君，非仁也；劫以刃而失其志者，非勇也。诗曰：‘莫莫葛藟，延于条枚。恺悌君子，求福不回。’婴其可回矣！直兵推之，曲兵钩之，婴不之革也。”崔杼曰：“

舍晏子。”晏子起而出，授绥而乘，其仆驰，晏子抚其手曰：“麋鹿在山林，其命在庖厨。命有所悬，安在疾驱。”安行成节，然后去之。诗曰：“羔裘如濡，恂直且侯；彼己之子，舍命不渝。”晏子之谓也。

楚昭王有士曰石奢，其为人也，公而好直，王使为理。于是道有杀人者，石奢追之，则父也，还返于廷，曰：“杀人者，臣之父也。以父成政，非孝也；不行君法，非忠也；弛罪废法，而伏其辜，臣之所守也。”遂伏斧钺，曰：“命在君。”君曰：“追而不及，庸有罪乎？子其治事矣。”石奢曰：“不然。不私其父，非孝也；不行君法、非忠也；以死罪生、不廉也。君欲赦之，上之惠也；臣不能失法，下之义也。”遂不去鉞

顿，刎颈而死乎廷。君子闻之曰：“贞夫法哉！石先生乎！”孔子曰：“子为父隐，父为子隐，直在其中矣。”诗曰：“彼已之子，邦之司直。”石先生之谓也。

外宽而内直，自设于隐括之中，直己不直人，善废而不悒悒，蘧伯玉之行也。故为人父者，则愿以为子，为人子者，则愿以为父，为人君者，则愿以为臣，为人臣者，则愿以为君。名昭诸侯，天下愿焉。诗曰：“彼己之子，邦之彦兮。”此君子之行也。

传曰：孔子遭齐程本子于郟之间，倾盖而语，终日，有间，顾子路曰：“由，东帛十匹，以赠先生。”子路不对，有间，又顾曰：“

东帛十匹，以赠先生。”子路率尔而对曰：“昔者、由也闻之于夫子，士不中道相见，女无媒而嫁者、君子不行也。”孔子曰：“夫诗不云乎！野有蔓草，零露漙兮。有美一人，清扬婉兮。邂逅相遇，适我愿兮。且夫齐程本子，天下之贤士也，吾于是不赠，终身不之见也。大德不逾闲，小德出入可也。”

君子有主善之心，而无胜人之色；德足以君天下，而无骄肆之容；行足以及后世，而不以一言非人之不善。故曰：君子盛德而卑，虚己以受人，旁行不流，应物而不穷，虽在下位，民愿戴之，虽欲无尊，得乎哉！诗曰：“彼己之子，美如玉，美如玉，殊异乎公行。”

君子易和而难狎也，易惧而不可劫也，畏患而不避义死，好利而不为所非，交亲而不比，言辩而不乱。荡荡乎！其易不可失也，璪乎！其廉而不刿也，温乎！其仁厚之光大也，超乎！其有以殊于世也。诗曰：“美如玉，美如玉，殊异乎公族。”

商容尝执羽籥，冯于马徒，欲以伐纣而不能，遂去，伏于太行。及武王克殷，立为天子，欲以为三公。商容辞曰：“吾常冯于马徒，欲以伐纣而不能，愚也；不争而隐，无勇也；愚且无勇，不足以备乎三公。”遂固辞不受命。君子闻之曰：“商容可谓内省而不诬能矣！君子哉！去素餐远矣！”诗曰：“彼君子兮，不素餐兮。”商先生之谓也。

晋文侯使李离为大理，过听杀人，自拘于廷，请死于君。君曰：“官有贵贱，罚有轻重，下吏有罪，非子之罪也。”李离对曰：“臣居官为长，不与下吏让位；受爵为多，不与下吏分利。今过听杀人，而下吏蒙其死，非所闻也。不受命。”君曰：“自以为罪，则寡人亦有罪矣。”李离曰：“法失则刑，刑失则死。君以臣为能听微决疑，故使臣为理。今过听杀人之罪，罪当死。”君曰：“弃位委官，伏法亡国，非所望也。趣去，无忧寡人之心。”李离对曰：“政乱国危，君之忧也；军败卒乱，将之忧也。夫无能以事君，闇行以临官，是无功不食禄也。臣不能以虚自诬。”遂伏剑而死。君子闻之曰：“忠矣乎！诗曰：‘彼君子兮，不素餐兮。’李先生之谓也。”

楚狂接舆躬耕以食。其妻之市，未返，楚王使使者赍金百镒，造门曰：“大王使臣奉金百镒，愿请先生治河南。”接舆笑而不语，使者遂不得辞而去。妻从市而来曰：“先生少而为义，岂将老而遗之哉！门外车辙，何其深也！”接舆曰：“今者、王使使者赍金百镒，欲使我治河南。”其妻曰：“岂许之乎？”曰：“未也。”妻曰：“君使不从，非忠也；从之，是遗义也。不如去之。”乃夫负釜甑，妻戴经器，变易姓字，莫知其所之。论语曰：“色斯举矣，翔而后集。”接舆之妻是也。诗曰：“逝将去汝，适彼乐土；乐土乐土，爰得我所。”

昔者桀为酒池糟堤，纵靡靡之乐，而牛饮者三千，群臣皆相持而歌，“江水沛兮！舟楫败兮！我王废兮！趣归于亳，亳亦大兮！”又曰：“乐兮乐兮！四牡骄兮！六轡沃兮！去不善兮善，何不乐兮！”伊尹知大命之将去，举觞造桀曰：“君王不听臣言，大命去矣，亡无日矣。”桀相然而抃，盍然而笑曰：“子又妖言矣。吾有天下，犹天之有日也，日有亡乎？日亡，吾亦亡也。”于是伊尹接履而趋，遂适于汤，汤以为相。可谓适彼乐土，爰得其所矣。诗曰：“逝将去汝，适彼乐土；乐土乐土，爰得我所。”

伊尹去夏入殷，田饶去鲁适燕，介之推去晋入山。田饶事鲁哀公而不见察，田饶谓哀公曰：“臣将去君，黄鹄举矣。”哀公曰：“何谓也？”曰：“君独不见夫鸡乎！首戴冠者，文也，足搏距者，武也，敌在前敢斗者，勇也，得食相告，仁也，守夜不失时，信也。鸡有此五德，君犹日澹而食之者，何也？则以其所从来者近也。夫黄鹄一举千里，止君园池，食君鱼鳖，啄君黍粱，无此五者，君犹贵之，以其所从来者远矣。臣将去君，黄鹄举矣。”哀公曰：“止。吾将书子言也。”田饶曰：“臣闻：食其食者，不毁其器；阴其树者，不折其枝。有臣不用，何书其言？”遂去，之燕。燕立以为相，三年，燕政大平，国无盗贼。哀公喟然太息，为之辟寝三月，减损上服。曰：“不慎其前，而悔其后，何可复得。”诗云：“逝将去汝，适彼乐国；乐国乐国，爰得我直。”

子贱治单父，弹鸣琴，身不下堂，而单父治。巫马期以星出，以星入，日夜不处，以身亲之，而单父亦治。巫马期问于子贱，子贱曰：“我任人，子任力。任人者佚，任力者劳。”人谓子贱，则君子矣，佚四肢，全耳目，平心气，而百官理，任其数而已。巫马期则不然，乎然事惟，劳力教诏，虽治，犹未至也。诗曰：“子有衣裳，弗曳弗娄；子有车马，弗驰弗驱。”

子路曰：“士不能勤苦，不能轻死亡，不能恬贫穷，而曰我行义，吾不信也。昔者申包胥立于秦廷，七日七夜，哭不绝声，是以存楚，不能勤苦，焉得行此！比干且死，而谏愈忠；伯夷叔齐饿于首阳，而志益彰；不轻死亡，焉能行此。曾子褐衣缊绪，未尝完也，粝米之食，未尝饱也；义不合，则辞上卿，不恬贫穷，焉能行此！夫士欲立身行道，无顾难易，然后能行之；欲行义白名，无顾利害，然后能行之。”诗曰：“彼己之子，硕大且笃。”良非笃修身行之君子，其孰能与之哉！

子路与巫马期薪于韞丘之下，陈之富人有虞师氏者，脂车百乘，觴于韞丘之上。子路与巫马期曰：“使子无忘子之所知，亦无进子之所能，得此富，终身无复见夫子，子为之乎？”

“巫马期喟然仰天而叹，鬬然投鎌于地，曰：“吾尝闻之夫子，勇士不忘丧其元，志士仁人不忘在沟壑。子不知予与？试予与？意者、其志与？”子路心惭，故负薪先归。孔子曰：“由来，何为偕出而先返也？”子路曰：“向也，由与巫马期薪于韞丘之下，陈之富人有处师氏者，脂车百乘，觴于韞丘之上，由谓巫马期曰：‘使子无忘子之所知，亦无进子之所能，得此富，终身无复见夫子，子为之乎？’巫马期喟然仰天而叹，鬬然投鎌于地，曰：‘吾尝闻夫子：勇士不忘丧其元，志士仁人不忘在沟壑。子不知予与？试予与？意者，其志与？’由也心惭，故先负薪归。”孔子援琴而弹：“诗曰：‘肃肃鸛羽，集于苞栩。王事靡盬，不能蓺稷黍。父母何怙？悠悠苍天，曷其有所？’予道不行邪，使汝愿者。……”

孔子曰：“士有五：有執尊贵者，有家富厚者，有资勇悍者，有心智惠者，有貌美好者。有執尊贵者，不以爱民行义理，而反以暴敖。家富厚者，不以振穷救不足，而反以侈靡无度。资勇悍者，不以卫上攻战，而反以侵陵私斗。心智惠者，不以端计数，而反以事奸饰诈。貌美好者，不以统朝莅民，而反以蛊女从欲。此五者，所谓士失其美质者也。诗曰：“温其如玉，在其板屋，乱我心曲。”

上之人所遇，色为先，声音次之，事行为后。故望而宜为人君者、容也，近而可信者、色也，发而安中者、言也，久而可观者、行也。故君子容色，天下仪象而望之，不假言而知为人君者。诗曰：“颜如渥丹，其君也哉！”

子夏读诗已毕。夫子问曰：“尔亦何大于诗矣？”子夏对曰：“

诗之于事也，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，燎燎乎如星辰之错行，上有尧舜之道，下有三王之义，弟子不敢忘，虽居蓬户之中，弹琴以咏先王之风，有人亦乐之，无人亦乐之，亦可发愤忘食矣。诗曰：‘衡门之下，可以栖迟；泌之洋洋，可以乐饥。’”夫子造然变容，曰：“嘻！吾子始可以言诗已矣，然子以见其表，未见其里。”颜渊曰：“其表已见，其里又何有哉？”孔子曰：“窥其门，不入其中，安知其奥藏之所在乎！然藏又非难也。丘尝悉心尽志，已入其中，前有高岸，后有深谷，冷冷然如此既立而已矣，不能见其里，未谓精微者也。”

传曰：国无道，则飘风厉疾，暴雨折木，阴阳错氛，夏寒冬温，春热秋荣，日月无光，星辰错行，民多疾病，国多不祥，群生不寿，而五谷不登。当成周之时，阴阳调，寒暑平，群生遂，万物宁，故曰：其风治，其乐连，其驱马舒，其民依依，其行迟迟，其意好好，诗曰：“匪风发兮，匪车偈兮。顾瞻周道，中心怛兮。”

夫治气养心之术：血气刚强，则务之以调和；智虑潜深，则一之以易谅；勇毅强果，则辅之以道术；齐给便捷，则安之以静退；卑摄贪利，则抗之以高志；容众好散，则劫之以师友；怠慢褻弃，则慰之以祸灾；愿婉端悫，则合之以礼乐。凡治气养心之术，莫径由礼，莫优得师，莫慎一好。好一则博，博则精，精则神，神则化，是以君子务结心乎一也。诗曰：“淑人君子，其仪一兮，其仪一兮，心如结兮。”

玉不琢，不成器；人不学，不成行。家有千金之玉，不知治，犹之贫也；良工宰之，则富及子孙。君子谋之，则为国用。故动则安百姓，议则延民命。诗曰：“淑人君子，正是国人；正是国人，胡不万年。”

嫁女之家，三夜不息烛，思相离也。取妇之家，三日不举乐，思嗣亲也。是故婚礼不贺，人之序也。三月而庙见，称来妇也。厥明见舅姑，舅姑降于西阶，妇升自阼阶，

授之室也。忧思三日，不杀三月，孝子之情也。故礼者、因人情为文。诗曰：“亲结其缡，九十其仪。”言多仪也。

原天命，治心术，理好恶，适情性，而治道毕矣。原天命则不惑祸福，不惑祸福则动静脩。治心术则不妄喜怒，不妄喜怒则赏罚不阿。理好恶则不贪无用，不贪无用则不害物性。适情性则不过欲，不过欲则养性知足。四者不求于外，不假于人，反诸己而存矣。夫人者、说人者也，形而为仁义，动而为法则。诗曰：“伐柯伐柯，其则不远。”

卷三

传曰：昔者、舜甑盆无臈，而下不以余获罪；饭乎土簋，啜乎土型，而农不以力获罪；麤衣而{執皿}领，而女不以巧获罪；法下易由，事寡易为功，而民不以政获罪。故大道多容，大德多下，圣人寡为，故用物常壮也。传曰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。诗曰：“政有夷之行，子孙保之。”忠易为礼，诚易为辞，贤人易为民，工巧易为材。诗曰：“政有夷之行，子孙保之。”

有殷之时，谷生汤之廷，三日而大拱。汤问伊尹曰：“何物也？”对曰：“谷树也。”汤问：“何为而生于此？”伊尹曰：“谷之出泽，野物也，今生天子之庭，殆不吉也。”汤曰：“奈何？”伊尹曰：“臣闻：妖者、祸之先，祥者、福之先。见妖而为善，则祸不至，见祥而为不善，则福不臻。”汤乃斋戒静处，夙兴夜寐，吊死问疾，赦过赈穷，七日而谷亡，妖孽不见，国家昌。诗曰：“畏天之威，于时保之。”

昔者、周文王之时，莅国八年，夏六月，文王寝疾，五日而地动，东西南北不出国郊。有司皆曰：“臣闻：地之动，为人主也。今者、君王寝疾，五日而地动，四面不出国郊，群臣皆恐，请移之。”文王曰：“奈何其移之也？”对曰：“兴事动众，以增国城，其可移之乎？”文王曰：“不可。夫天之道见妖，是以罚有罪也，我必有罪，故此罚我也。今又专兴事动众，以增国城，是重吾罪也，不可以之。昌也请改行重善移之，其可以免乎？”于是遂谨其礼节秩皮革，以交诸侯；饰其辞令币帛，以礼俊士；颁其爵列等级田畴，以赏有功。遂与群臣行此，无几何而疾止。文王即位八年而地动，之后四十三年，凡莅国五十一年而终，此文王之所以践妖也。诗曰：“畏天之威，于时保之。”

王者之论德也，而不尊无功，不官无德，不诛无罪。朝无幸位，民无幸生。故上贤使能，而等级不逾；折暴禁悍，而刑罚不过。百姓晓然皆知夫为善于家，取赏于朝也；为不善于幽，而蒙刑于显。夫是之谓定论，是王者之德。诗曰：“明昭有周，式序在位。”

传曰：以从俗为善，以货财为宝，以养性为己为道，是民德也，未及于士也。行法而志坚，不以私欲害其所闻，是劲士也，未及于君子也。行法而志坚，好脩其所闻，以矫其情；言行多当，未安谕也；知虑多当，未周密也；上则能大其所隆也，下则能开道不若己者，是笃厚君子，未及圣人也。若夫百王之法，若别白黑；应当世之变，若数三纲；行礼要节，若运四支；因化之功，若推四时；天下得序，群物安居，是圣人也。诗曰：“明昭有周，式序在位。”

魏文侯欲置相，召李克问曰：“寡人欲置相，非翟黄则魏成子，愿卜之于先生。”李克避席而辞曰：“臣闻之；卑不谋尊，疏不间亲。臣外居者也，不敢当命。”文侯曰：“先生临事勿让。”李克曰：“夫观士也，居则视其所亲，富则视其所与，达则视其所举，穷则视其所不为，贫则视其所不龋此五者足以观矣。”文侯曰：“请先生就舍，寡人之相定矣。”李克出，遇翟黄，曰：“今日闻君召先生而卜相，果谁为之？”李克曰：“魏成子为之。”翟黄悖然作色，曰：“吾何负于魏成子！西河之守，吾所进也；君以邺为忧，吾进西门豹，君欲伐中山，吾进乐羊；中山既拔，无守之者，吾进先生；君欲置太子傅，吾进赵苍。皆有成功就事，吾何负于魏成子！克曰：“子之言克于子之君也，岂比周以求大官哉！君问置相，非成则黄，二子何如？臣对曰：君不察故也。居则视其所亲，富则视其所与，达则视其所举，穷则视其所不为，贫则视其所不龋五者以定矣，何待克哉！是以知魏成子为相也。且子焉得与魏成子比！魏成子食禄日千钟，什一在内，以聘约天下之士，是以得卜子夏，田子方，段干木，此三人，君皆师友之，子之所进皆臣之，子焉得与魏成子比乎？”翟黄逡巡再拜曰：“鄙人固陋，失对于夫子。”诗曰：“明昭有周，式序在位。”

成侯嗣公，聚敛计数之君也，未及取民也；子产取民也，未及为政也；管仲为政也，未及脩礼。故脩礼者王，为政者强，取民者安，聚敛者亡。故聚敛以招谷，积财以肥敌，危身亡国之道也，明君不蹈也。将脩礼以齐朝，正法以齐官，平政以齐下，然后节奏齐乎朝，法则度量正乎官，忠信爱刑平乎下。如是，百姓爱之如父母，畏之如神明。是以德泽洋乎海内，福祉归乎王公。诗曰：“降福简简，威仪反反，既醉既饱，福禄来反。”

楚庄王寝疾，卜之，曰：“河为祟。”大夫曰：“请用牲。”庄王曰：“止。古者、圣王制祭不过望，濉漳江汉，楚之望也，寡人虽不德，河非所获罪也。”遂不祭，三日而疾有

瘳。孔子闻之，曰：“

楚庄王之霸，其有方矣，制节守职，反身不贰，其霸不亦宜乎！诗曰：“嗟嗟保介。”

庄王之谓也。

人主之疾，十有二发，非有贤医，莫能治也。何谓十二发？痿、蹶、逆、胀、满、支、膈、盲、烦、喘、痹、风，此之曰十二发。贤医治之何？曰：省事轻刑，则痿不作；无使小民饥寒，则蹶不作；无令财货上流，则逆不作；无令仓廩积腐，则胀不作；无使府库充实，则满不作；无使群臣纵恣，则支不作；无使下情不上通，则隔不作；上材恤下，则盲不作；法令奉行，则烦不作；无使下怨，则喘不作；无使贤伏匿，则痹不作；无使百姓歌吟诽谤，则风不作。夫重臣群下者，人主之心腹支体也，心腹支体无疾，则人主无疾矣，故非有贤医，莫能治也。人皆有此十二疾，而不用贤医，则国非其国也。诗曰：“多将熇熇，不可救药。”终亦必亡而已矣。故贤医用，则众庶无疾，况人主乎！

传曰：太平之时，无暗、聋、跛、眇、尪蹇、侏儒、折短，父不哭子，兄不哭弟，道无襁负之遗育，然各以序终者，贤医之用也。故安止平正除疾之道无他焉，用贤而已矣。诗曰：“有瞽有瞽，在周之庭。”纣之遗民也。

传曰：“丧祭之礼废，则臣子之恩薄，臣子之恩薄，则背死亡生者众。”小雅曰：“子子孙孙，勿替引之。”

人事伦，则顺于鬼神；顺于鬼神，则降福孔皆。诗曰：“以享以祀，以介景福。”

武王伐纣，至于邢丘，楯折为三，天雨，三日不休。武王心惧，召太公而问曰：“意者，纣未可伐乎？”太公对曰：“不然。楯折为三者，军当分为三也。天雨、三日不休，欲洒吾兵也。”武王曰：“

然何若矣？”太公曰：“爱其人，及屋上乌；恶其人者，憎其骨余。咸刘厥敌，靡使有余。”武王曰：“于戏！天下未定也！”周公趋而进曰：“不然。使各度其宅，而佃其田，无获旧新。百姓有过，在予一人。”武王曰：“于戏！天下已定矣。”乃脩武勒兵于宁，更名邢丘曰怀，宁曰脩武，行克纣于牧之野。诗曰：“牧野洋洋，檀车皇皇，駟騶彭彭，维师尚父，时维鹰扬，凉彼武王，肆伐大商，会朝清明。”既反商，及下车，封黄帝之后于蒗，封帝尧之后于祝，封舜之后于陈。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，封殷之后于宋，封比干之墓，释箕子之囚，表商容之间。济河而西，马放华山之阳，示不复乘；牛放桃林之野，示不复服也；车甲冑而藏之于府库，示不复用也。于是废军而郊射，左射狸首，右射驺虞，然后天下知武王不复用兵也。祀乎明堂，而民知孝；朝覲，然后诸侯知以敬；坐三老于大学，天子执酱而馈，执爵而醕，所以教诸侯之悌也。此四者，天下之大教也。夫武之久，不亦宜乎！诗曰：“胜殷遏刘，耆定尔功。”言伐纣而殷亡武也。

孟尝君请学于闵子；使车往迎闵子。闵子曰：“礼有来学，而无往教。致师而学，不能学；往教，则不能化君也。君所谓不能学者也，臣所谓不能化者也。”于是孟尝君曰：“敬闻命矣。”明日、祛衣请受业。诗曰：“日就月将。”

剑虽利，不厉不断；材虽美，不学不高。虽有旨酒嘉穀，不尝，不知其旨；虽有善道，不学，不达其功。故学然后知不足，教然后知不究。不足，故自愧而勉，不究、故尽师而熟。由此观之，则教学相长也。子夏问诗，学一以知二，孔子曰：“起予者，商也，始可与言诗已矣。”孔子贤乎英杰，而圣德备，弟子被光景而德彰。诗曰：“日就月将。”

凡学之道，严师为难。师严然后道尊；道尊然后民知敬学。故太学之礼，虽诏于天

子，无北面，尊师尚道也。故不言而信，不怒而威，师之谓也。诗曰：“日就月将，学有缉熙于光明。”

传曰：宋大水。鲁人吊之曰：“天降淫雨，害于粢盛，延及君地，以忧执政，使臣敬吊。”宋人应之，曰：“寡人不仁，斋戒不修，使民不时，天加以灾，又遗君忧，拜命之辱。”

“孔子闻之，曰：“宋国其庶几矣。”弟子曰：“何谓？”孔子曰：“昔桀纣不任其过，其亡也忽焉。成汤文王知任其过，其兴也勃焉。过而改之，是不过也。”宋人闻之，乃夙兴夜寐，吊死问疾，戮力宇内，三岁，年丰政平。乡使宋人不闻孔子之言，则年谷未丰，而国家未宁。诗曰：“佛时仔肩，示我显德行。”

齐桓公设庭燎，为使人欲造见者，□年而士不至。于是东野有以九九见者，桓公使戏之曰：“九九足以见乎？”鄙人曰：“臣闻君设庭燎以待士，期年而士不至。夫士之所以不至者，君、天下之贤君也，四方之士皆自以不及君，故不至也。夫九九、薄能耳，而君犹礼之，况贤于九九者乎！夫太山不让砾石，江海不辞小流，所以成其大也。诗曰：‘先民有言，询于刍蕘’博谋也。”桓公曰：“善。”乃固礼之。□月，四方之士相导而至矣。诗曰：“自堂徂基，自羊徂牛。”以小成大。

太平之时，民行役者不逾时，男女不失时以偶。孝子不失时以养；外无旷夫，内无怨女；上无不慈之父，下无不孝之子；父子相成，夫妇相保；天下和平，国家安宁；人事备乎下，天道应乎上。故天不变经，地不易形，日月昭明，列宿有常；天施地化，阴阳和合；动以雷电，润以风雨，节以山川，均其寒暑，万民育生，各得其所，而制国用。故国有所安，地有所主，圣人剡木为舟，剡木为楫，以通四方之物，使泽人足乎水，山人足乎鱼，余衍之财有所流。故丰膏不独乐，硗确不独苦，虽遭凶年饥岁，禹汤之水旱，而民无冻饿之色。故生不赘用，死不转尸，夫是之谓乐。诗曰：“于铄王师，遵养时晦。”

能制天下，必能养其民也；能养其民者，为自养也。饮食适乎藏，滋味适乎气，劳佚适乎筋骨，寒暖适乎肌肤；然后气藏平，心术治，思虑得，喜怒时，起居而游乐，事时而用足，夫是之谓能自养者也。故圣人不淫佚侈靡者，非鄙夫色而爱财用也，养有适，过则不乐，故不为也。是以夏不数浴，非爱水也；冬不频汤，非爱火也；不高台榭，非无土木也；不大钟鼎，非无金锡也；不沈于酒，不贪于色，非辟丑也；直行情性之所安而制度，可以为天下法矣。故用不靡财，足以养其生，而天下称其仁也；养不害性，足以成教，而天下称其义也；适情辟余，不求非其有，而天下称其廉也；行成不可掩，息刑不可犯，执一道而轻万物，天下称其勇也。四行在乎民，居则婉愉，怒则胜敌；故审其所以养，而治道具矣；治道具，而远近畜矣。诗曰：“于铄王师，遵养时晦。”言相养者之至于晦也。

公仪休相鲁而嗜鱼，一国人献鱼而不受。其弟谏曰：“嗜鱼不受，何也？”曰：“夫欲嗜鱼，故不受也。受鱼而免于相，则不能自给鱼；无受而不免于相，长自给于鱼。”此明于鱼为己者也。故老子曰：“后其身而身先，外其身而身存。非以其无私乎？故能成其私。”诗曰：“思无邪。”此之谓也。

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，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。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，请访问：

<https://d.book118.com/568141026076006050>